熙朝名臣實錄

秣陵　焦竑　輯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都御史顧公

顧佐太康人建文二年進士爲知縣莊浪拜御史巡廣西採木四川防守邊隘歷陝西按察副使再歷應天府尹尋以營建冗棘改順天公歷兩京尹剛稜不撓貴戚斂戢永樂十九年貴州有夷警改按察使貴州或曰勳戚家不利公以故相排撼去　獻陵素知公廉健召爲通政使宣德三年臣僚奢縱御史多淫貪不法都御史劉觀被斥　上問東西楊廷臣孰可掌憲者二人未即對　上曰未必乏

人至此西楊言通政使顧佐歷內外臺有風采東楊亦言
佐尹京威廉　上喜曰佐乃能如此擢右副都御史與璽
書曰都察院朝廷耳目國家剛紀用得其人則庶政清平
羣僚警肅否則百職怠弛小人橫恣近年在京諸司姦弊
紛出司風憲者不能糾舉且與和同國何賴焉爾佐剛直
廉正簡在朕心特畀斯任其竭誠盡力恪恭夙夜毋憚勤
勞彈劾愆謬毋避權要毋枉良善毋縱姦宄各道御史即
宜審擇凡廉勤公正老成惇厚者留用不達政體貪淫無
耻及曾犯贓罪者送吏部降黜公差給假丁憂者亦如之
御史缺行吏部慎選不得濫授欽哉遂考覈御史貪淫不

律嚴瞪等二十人謫吏遼東不達政體李孟宣等九人降典史老疾馮斌等三人爲民五年瞪潛入京造詞脅人公又劾瞪踪跡詭秘且欲殺臣　上誅瞪西市陞右都御史奸吏犯科者捃奏公受隸金私遣歸　上以公臺端不欲發其過密示西楊且曰爾不舉佐廉乎西楊閱奏謝曰事有之顧中朝官祿薄僕馬薪芻咸資之隸遣隸隸得歸耕官得資貲中朝官皆然臣亦然蓋自永樂至於今　先帝固知之以故增中朝官俸　上怒曰朕方擇佐用小人輒誣佐必下法司治對曰末事不足干　上怒請付佐治思法並行矣　上召公授吏狀且諭曰此不足爲卿累小人

不樂卿檢制敢誣正人汝自治之公頓首謝公呼吏至言上命我治汝汝宜改行吾且貸汝上聞之益喜數月又有囚告公久淹不理上又怒召西楊諭曰此必亦囚欺之欲中傷佐立命三法司會鞫實出千戶臧清清殺無罪家三人奏當死繫獄上曰不誅清佐安能行法立命磔清西市正統二年公請老家居十餘年卒公性嚴重守正嫉邪人知敬憚以故竟擠之去先是有師逵者東阿人長陵北巡嘗問太子南京羣臣孰廉太子對曰皆廉上曰從朕北來者率好貨惟吏部侍郎師逵一人廉耳逵起太學生歷御史按察使堅貞有風裁靖難後歷兵部右

侍郎改吏部領行在吏部事征胡總軍餉陞南京戶部尚書兼領吏部逵孝行純至操履端潔又有進賢向璡洪武十八年進士歷職方員外郎九年滿陞通政使不能奏對自陳改應天尹建文中坐累謫廣西靖難後復府尹坐繫獄數年左遷運司判官　獻陵知其廉直召為副都御史兼詹事宣德初蒞南臺致仕璡有文學屢經窮阨介節不渝蔬食水飲布衣泊如也

都御史軒公　事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公名輗字惟行鹿邑人永樂二十二年進士督漕淮上嚴冬忽墮水援出裹被坐有司急進衣却去竟俟舊衣乾除

行人司副陞監察御史正統元年與御史十六人出清理軍政清修苦節嚴明不許人長服之陞浙江按察使四時一布袍蔬食不厭約諸僚三日出俸易肉一斤故舊經過輒留飯飯唯一肉或至殺鷄見者皆驚異靚廉使殺鷄為客大破費遭喪即行僚屬尚未及知時守浙阮監丞隨亦清謹安靖與公善公既去陳璇代公亦清嚴浙臬稱治景泰四年公為副都御史巡撫浙江改南臺內艱奔喪天順初首用公為刑部尚書耿九疇為右都御史二人廉介有名海內信向未幾耿公欲去石亨不果反為亨逐去公亦病請致仕　上召公至文華殿面諭留視公疾不可強與

致仕及陛辭　上復問公曰昔浙江廉使考滿歸家僅二竹籠是汝乎公頓首謝又問卿年未老病愈再可用乎公又頓首辭疾　上賜金爲道路費公去　上復思公召爲左都御史督南京糧儲公嚴毅歲時詣禮部拜表慶賀屏居一室撤燭朝服端坐寂無一言皷嚴出行禮禮畢竟御肩輿歸僚儕闖公來輒避去不樂與公處南武庫郎沈琮嘗言留都大臣唯公及魏驥廉平峻偉不務文飾間令吏寫公牘數十册卒後修史有司從其家取行實無有也公前有南海周新者永樂中爲浙江按察使廉梗有威爲錦衣紀綱中傷死　獻陵每悼惜之人稱新爲冷面寒鐵公

尚書魏文靖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公名驥字仲房蕭山人永樂三年鄉舉明年爲松江府學訓導諸生讀書學宮或夜携茶粥勞問諸生益感激自奮滿九載諸生楊珙等詣闕乞留　獻陵監國令還任復教三年十七年師逵薦歷太常博士宣德初歷行在考功員外郎轉南京太常少卿三年召試行在吏部侍郎踰年爲眞八年老辭調禮部又辭調南京吏部正統十三年歷尚書景泰元年年七十七致仕公嘗至京師大學士陳循公所取士謁公曰先生雖位冢宰未嘗得立朝願少待公曰

詞嚴義正

君爲輔臣宜爲天下進賢才不得私一座主　茂陵復位

進榮祿大夫、居家二十年、布袍糲食簡約廉勤、性好吟詠、矢口適情、自有雋味、耄年事其兄敎論馴愈恭謹、成化間、監察御史梁昉疏公有德有壽、請如漢故事優禮、特遣行人存問、賜羊酒、有司加粲月三石、公病遺書子完勿覆鄉里營墳墓、已有司得請如例葬祭、完以遺言力辭、公身不勝衣、言不出口、清德雅望、海內達尊、卒年九十八謚文靖、

都御史魯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茂陵

公名穆字希文天台人、永樂元年進士、爲監察御史、獻陵監國時、列上漢庶人不法罪狀、留中、陞福建按察僉事、雪寃濫、懲貪墨、摧豪強、泉州人有李姓者妻吳、吳舊與富

姻林私李調官廣西林令二僕從李行殺李道中并殺其
姪吳竟適林李宗人訴之郡得賂反坐李宗人誣又訴按
察司司得賂如郡十餘年未決公故廉得踪跡甚詳一訊
林即服漳富人許初無子後兄子巳而妾有子與兄子貲
三之一托以巳子許死兄子言妾子非許子逐去盡奪其
貲公大召縣中父老及許宗人詢之皆曰妾子本許種也
兄子始服罪超陞僉都御史召入臺正統七年巡視應天
府公幼舉動異常兒稍長攻苦食淡力學博經史嘗大書
座右咬得菜根百事可做比入官請寄不行問遺並絕歷
官中外三十餘年家無餘貲歿不能歛公卿賻僅足棺

參國初有薛祥無爲州人佐　孝陵開國有功歷陞工部尚書頤以怨言聞下獄死家徙瓊州孫遠進士授戶部主事天順初使交南還陞右侍郎母憂去起復爲工部侍郎治河河南尋督揚州河四十里成化初兵討兩廣叛猺改戶部調兵食諭衆能破賊者即有其輜重人人奮勇師至大藤峽賊平陞左侍郎三年進尚書總督京儲六年行視漕河十三年致仕明年起爲兵部尚書參贊軍務十六年致仕弘治八年卒年八十三遠於禮樂兵刑天官律曆無不涉獵尤熟國朝典故在戶部最久文移奏劄悉出其手改定戶部事例芟繁正訛均節委積內外遠近多寡輕

重咸有品式會校出納吏胥拱手時中外競陳利害始一人以為可行而行又一人以為可罷而罷公一切弗聽居官四十年家無長物食無兼味室無媵妾曰吾少事親恒不足今安忍有餘

侍郎李忠文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公字時勉名懋以字行先金陵人徙居安福永樂二年進士公少有大志甫成童每自勵曰顏曾希聖四勿三省庶吉士時預修　太祖實錄憂去服闋授主事刑部召入修書書成進翰林侍讀十九年三殿灾求直言條上十五事未幾讒構下獄二十一年出獄復其官　仁廟初即位公

有臣諫疏留中不知所指云何　上怒縛至便殿命力士擂十八瓜折其脅幾死明日收監察御史又明日下部獄宣德元年十月　上恨公言戇戇　仁考怒令縛將勉來朕面鞫必殺將勉已又令王指揮縛將勉斬西市王指揮出端西旁門公已為先輩使者縛入端東旁門門中相左王指揮至獄知公入亟走還縛公送西市公已得見　上上顧憐將勉忠臣能直言立脫公桎梏復其官預修　兩朝實錄陞侍讀學士正統三年進學士尋陞國子祭酒是時祭酒缺西楊歎祭酒難其人公曰豈遂乏人耶程雲南在旁言無過公者公不悅竟以公為祭酒初公與陳敬宗

在翰林袁忠徹與二人並列曰二公他日功名相埒陳儀
觀魁梧公貌稍寢聞者未信後二人皆至祭酒陳方嚴肅
下公平恕得士並著聲太學公崇廉恥抑奔競別賢否示
勸懲變士習諸生貧不能婚病不能醫死不能喪者節縮
餐錢力爲贍給督諸生讀書寢興有常燈光達旦書聲不
絕恩義浹洽不啻父子王振惡公守正搆公荷校國學門
諸生不大用上章願以身代號哭奔走闕下請赦公者數
千人以故得解尋乞致仕去諸生走涕泣送觀者塞途商
賈爲罷市又明年關北狩北面頓首號慟上疏言選將練
兵迎還　車駕數事景泰元年卒年七十七諡文毅成化

中、贈禮部侍郎、改諡忠文、宣德中、姑蘇有陳僉事祚、初以
進士、仕永樂時、爲河南參議、與分巡官交章言事、編置均
州泰和山、且十年、　景陵起爲御史、疏請　上讀大學衍
義、　上怒曰、豎儒睚眦朕不讀書、大學且不識、豈堪作皇帝乎、
并逮其妻子族人繫詔獄、五年、出獄、復發遼府不法事、又
下獄、出、又劾法司亂成法、與文定公同、陳御史忠義之心、
剛大之氣、踣而復奮、幾死不悔者也、

祭酒陳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公名敬宗、字光世、慈谿人、永樂二年進士、時選庶吉士七
十餘人、再選留曾棨及公等二十八人讀書文淵閣、上

時臨試勗其文行、公預修永樂大典成、授刑部主事、永樂十二年、預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入史館、預重修　高皇實錄成、改翰林侍講、獻北京賦、平胡頌及爲善陰騭頌、十七年春、卿雲見、甘露降、獻聖德瑞應頌、是冬甘露再降于
孝陵松柏、復獻頌、又獻龍馬麒麟獅子騶虞賦、內艱去、宣
德改元、起復修兩朝實錄、未及成、轉南京國子司業、秩滿陞祭酒、公美鬚髯、容儀端整、步履有定則、久居太學、力以師道自任、嚴立教條、痛革舊習、日勵諸生進學成德、是時祖宗之政、肅於朝廷、公以是得名、亦以是致怨、僚屬生徒懷忿訟公、法司請逮繫、周文襄曰、盍疏申雪、即爲屬草、不

果上事亦白時關中楊鼎發解試禮部下第疏乞入南監從公學上從之鼎至監清苦力學後舉禮部亦第一廷試第二仕至戶部尚書公善飲嘗飲襄城伯李隆所隆知重公資罷輒留公再飲飲酩酊言貌儼然若未嘗飲者一夕飲過劇兀坐喧類中人伺公見公拳握最謹其矜嚴如此公剛正介潔不見喜慍官太學二十餘年諸生多仕至卿貳公獨久不調時北監祭酒李時勉約束諸生身教亦嚴世稱南陳北李景泰元年引年與魏文靖公同致仕公德望文章名聞朝野既退家居不輕出入別號澹菴居士至是又號休樂老人云有詩文十八卷行於時曰澹菴居

士集天順三年卒年八十三彭惠安公
贊曰行方而嚴學優而粹勢利紛如頹然無累抑抑德隅
人望知長詞林重輕下其進退時有古廉於公作配古廉
郎時勉

都御史吳文恪公　　事　獻陵　景陵

公名訥字敏德常熟人父爲沅陵主簿謫繫京公乞身代
入白父沒治喪如禮公篤行好古兼善醫術有名江東
郡邑交薦爲學官不就永樂末舉醫生至南京疏懇辭時
太子監國知公命教大臣子弟於禮部儀侍郎重公遣子
銘從學洪熙元年除監察御史歷陞南院僉副都御史致

愼直廉不務矯飾議論舉措自恥詭隨嘗巡撫浙西表陸宣公里修岳鄂王墓斷秦檜碑以扶植綱常爲務爲文根抵經書通達今古在臺十餘年昌詞義色風采凛然雖心存恕厚未嘗察察求人過而奸贓不法之徒自然消縮推沮宣德五年請老年八十六卒謚文恪所著小學解集錄文章辯體行於世

御史孫公　事　廬陵　景帝

公名鼎字宜鉉廬陵人永樂間以鄉舉歷江浦松江學博士甚得士心彬彬多興起者楊文定溥薦爲監察御史督南畿學政公敎壹以德行爲本而文藝次之學置本源錄

錄諸生善行以身為率不事譏防行部令勿先知從單輿猝至諸生集輒閉門面試一文或破題數首隨問隨定畢便開門呼名而出案牘隨之先後允愜私囑者無所措手嘗見庭橘方熟命左右摘嘗因分畀諸生同噉之一生獨取其二公問之以奉親對公大賞倍遺之時應天苦旱饑甚奏免其租什七賑濟萬三千餘石賴以全活者甚衆庚午秋試時　上北狩公小試罷謂諸生曰諸君從有司試當簪花燕餞今日為臣子枕戈之秋老夫不敢陪諸君於不義乃與飲茶令從中道行自步送出門既而請　闕上疏請隨所用以效死不報乃自矢於文信公祠去遊所部

道遇金尚書濂慷慨對泣有萬里丹衷扶日月兩人淸淚對山河之句其忠憤如此庚午　勑封其父母得告歸省父閒　恩命至擁騎郊迎公途行控御扺虞觀者榮之明年還朝念親老請致仕歸後祭酒司業缺當道屢欲論起之郡守金陵張瑄疏公孝追曾閔學踵程朱宜起居論思之職皆未果名卿大夫過公鄉者必禮於其廬鄉人子弟考德問業者無虛日守若令以下時從乞言焉歸六載爲天順元年十月朔卒於家年六十有六

布政使夏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寅字正夫華亭人正統十三年進士幼岐嶷有巨人

志日記數百言稍長益肆力問學初爲南京吏部主事歷
郎中杜門誦經史百家言久之發爲文章淵閎奥密脫去
流俗自成機杼歷江西按察副使提學專崇實行黜浮華
閱卷一目數行下又善鑒別復文山祠葺白鹿書院修陶
侃讀書臺歷浙江參政處州民苦虐政走山谷招不聽口
須夏參政來公檄至卽散成化二十二年進山東右布政
使檄簡有容愛民節用公誠心直道無黨無援自筮仕爲
郎二十年爲副使十六年未嘗以淹屈降志嘗曰君子有
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閒過二可惜此身一敗三可
惜

侍郎劉文介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儼字宣化吉水人正統七年進士第一人除翰林修撰　茂陵在東宮公爲左春坊大學士充國史副總裁已而陞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景泰七年考順天鄉試內閣陳循王文有子試屬公公不爲地皆不得舉二人令其子錄試文訟公閱文不明取士徇私會譯字官劉淳卷注翰林院考中送入貢院比書榜竟落淳名二人因劾公違制并摘命題雖欲自絕語請如洪武中劉三吾等坐公罪重黜科試士　上命高文義公覆試高公力言二臣之子文亦可觀顧解有定額儼等無罪　上重違二人意令順天

府准其子會試王文復疏辯上不喜曰敢再言者以大臣擅法論乃已先是廬陵羅崇岳舉順天第一以詭籍斥還縣學時人爲之語曰榜有姓名還是學生榜無名氏京闈貢士明年　裕陵復位二人得罪其子竟不得試禮部公卒贈禮部左侍郎諡文介公學有沉潛文無險塞取予明潔

少保林莊敏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聰字季聰寧德人正統四年進士爲刑科給事中劾石亨楊洪孫鏜諸大將及內臣善增金英著風裁景泰元年遷都給事中　上皇將還會有投匿名書者王文端得

之高文義所王與胡忠安欲聞上曰此所謂禮失而求諸野已而或出危言事且止公疏言直淡皆股肱大臣不當私言魁鄭大政都按之高曰得之小隸小隸曰得之道路上怒急捕千户龔遂榮挺身自白月迎上皇禮本當厚遂榮按此帖冀感動無他賜甘死無悔已乃下廷議或言也先遣使行成虜不可信郎迎駕一車二馬足矣公言上皇北狩與陛下迎鑾皆社稷綱常大計宜厚無他日悔竟從其議景泰三年議易儲改右司直郎不敢辭四年商文毅薦復爲吏科都給事中劾吏部尚書何文淵刑部尚書俞士悅通政司李錫工部侍郎張敏諸大臣益多忌

公王少保嫌御史王溥劾公挾持吏部甥選教官得善近
地下廷議按致公賂不得坐比擅選法死胡忠安不肯署
稱病臥數日 上遣中使問對曰老臣本無病聞欲殺林
聰殊驚悸耳 上聞意立解公左遷國子學正 裕陵復
辟起陞右僉都御史賑山東飢陞右副都御史捕江淮鹽
賊天順三年內艱明年起復又明年曹欽反起大獄牽連
宂濫冒功者至割乞兒頭上功都人不敢夜出公時署院
事力請禁戢平雪讐嫌成化二年江淮旱人相食公往賑
奏截漕粟數十萬明年九載滿秋陞右都御史七年出撫
大同將吏用命邊事稍寧逾年致仕越二年起掌南院又

三年、召入爲刑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十五年、與定西侯蔣琬按事遼東、馬鈞陽及御史强珍竟坐謫戍、明年乞致仕、不許、十八年卒、贈少保、謚莊敏、公恂恂和易、身若不勝衣、遇事可否、大義毅不可挽、抗議易儲、直聲大振、

當以龔遂榮爲正傳、而附以林聰、乃當

太子太保張莊簡公　事裕陵　茂陵　秦陵

公名悅、字時敏、華亭人、天順四年進士、少凝靜、篤學力行、鄉里推重、及居官奉職守法、自刑部出爲浙江提學、初糊名校士、尋曰、我且自疑、人誰信我、請託覬覦、屹不爲動、成化二年、湖廣按察使朝覲、時東廠尚銘忌公、伺察無所得、

未幾銘敗、歷陞工部侍郎、泰陵即位、改禮部、再改吏部、
六年、大旱、陳數事、又上修德圖治二疏、時三原在吏部、椅
信公、三原致仕、衆望屬公、徐丘皆不喜公、欲用翰林入吏
部、出公南銓尚書、尋改兵部、參贊機務、嘗謂人曰、古之聖
賢、凡所猷為、至公無私、故其事業光明俊偉、今之人去古
遠矣、竭其公忠、猶恐不至、况復濟以私乎、或言有善讀書
不善作官者、公笑曰、此正不善讀書耳、四年、六疏乞歸、
上為賜璽書、加太子少保、致仕、歸處舊廬、杜門不出、見風
俗奢靡日甚、益崇節儉、嘗有言揭屏間曰、客至留饌、儉約
適情、肴蔬有而設、酒隨量而斟、雖新親不撞飯、雖大賓不

寧拱匪直可久亦以安生卒贈太子太保謚莊簡楊文懿公嘗曰吾友三人時敏廷秀鳳儀皆始仕刑部爲名卿

太子少保彭惠安公　　事

翰股　　茂陵

泰陵

公名韶字鳳儀莆田人天順元年進士爲郎刑部時張岐以壽寧侯兄從外臺躐僉都御史入院公疏岐不可用乞召故尚書王竑李秉侍郎葉盛下詔獄給事中毛弘等論救得釋尋郎中廣東司司隷輦轂間事多涉貴近豪戚費挾撓沮公屹然不吐茹外戚家有賜額奪民田勅公郎按頃畝公至眞定繞田周視徑歸上疏自劾曰昔田文令馮驩收債于薛驩顧折券矯賜薛人今眞定田祖宗以來許

民開種即爲恒產不復增科以勸力農往年韓太監廣寧
康奏虐民賴先皇明聖民間稍得安業乃令周彧又復
强詞飾奏傷民病國臣誠不忍履畝奪小民尺寸地附益
貴戚又逮下詔獄言官交論得釋他日又有貴戚請荒田
者　上怒顧左右曰周彧爲彭韶所持令朕負朝論奈何
又以爲請耶當是時何喬新與　公同官刑部純懿貞方並
負重望成化六年陞公副使按察四川進按察使請王府
葬祭停遣內臣及行人又劾雲南太監錢能冐貢珍奇擾
驛遞十四年爲廣東布政使薦陳獻章劾鎮守太監顧恒
非禮貢獻又劾市舶太監韋眷嬌稱進奉私庇富豪輒亂

稽查，妄開新法，民間力役更無贍丁籍，上均徭，豈有餘戶，又劾珠池監丞黃福採捕禽鳥騷動雷廉，又劾錦衣鎮撫梁海，海者，太監芳弟也，芳見疏大怒，會公應詔陳言條上漸不克終四事　上不喜，芳從旁言公每事輒邀名，方命左班相左右，得大官　上直視芳不應，芳懼伏地，謂公貴州，未幾吏部尹尚書屢薦公大臣器　上敬如公名二十年，遂陞副都御史，巡撫江南，督糧儲，明年召入為大理卿，未上，又坐論內外官貢獻道改副都御史，巡撫順天，奉陵郎位，交薦召侍郎，刑部，會浙江不靖，勅公巡視，公劾罷不職守臣，誅其渠魁，事遂定，戶部言鹽法沮壞，復勅公理

鹽法公繪煮海貧人晒淋熬負折閱朋償之苦節爲八圖以獻尋召入吏部爲侍郎弘治四年尚書刑部安遠侯柳景總兵兩廣兩廣巡撫秦紘發其奸賍鉅萬景有挾欲破法擠紘公竟抵景法褫其爵景賍入八百兩怨降綱台公言景賍十未及一卽蠲乜月遂可營復爵位爵位既復遂可營求征鎭不可長公在部二年請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謚惠安林俊嘗疏言部謚不副行乞如葉盛吳訥魏驥等謚不報公孝友直諒寡慾清心儀狀歉然不啻寒士所著有國朝名臣錄贊莆陽文獻志政志文集百餘卷

卷十九終

熙朝名臣實錄卷二十

秣陵　焦竑　輯

尚書楊文懿公　事　裕陵　茂陵　泰陵

公名守陳字維新鄞人也景泰二年進士天順二年授翰林編修成化三年累官司經局洗馬充講官經筵公進講武成曰論語稱舜無爲周書稱武王垂拱顧後世人主深拱禁中委政內侍及召閻樂之禍高居無爲唯對嬖艷及啓祿山之亂何也葢舜武能舉相除凶悖信明義後世人主直安危利灾耳八年遷侍講學士內艱去公守官五品一十六年　泰陵出閣簡公日講將文華大訓成篇目倣

大學衍義事涉中官令不得刪去尋陞少詹事兼侍講學
士公譽望日起薦國子祭酒薦吏部侍郎又薦入內閣皆
不果用　泰陵即位進宮寮官柄臣忌公擬侍郎南吏部
上覽疏曰守陳宜留此即塗去南京字未幾詔議祧禮禮
官請祧　懿祖以　德祖比宋僖祖百世不遷公疏言禮
可謂篤論
天子七廟祖功宗德故凡號太祖者即始祖必以配天若
商周契稷皆有功德非直原本統也宋僖及我　德祖可
比商報乙周亞圉非契稷比議者　習見宋儒嘗取王安石
說遂使七廟既有始祖又有太祖　太祖配天又不得正位
南向名與實乖非禮也時不能從　弘治元年疏論講學聽

政累數百言略曰陛下御極以來屏棄珍翫放遠奇衺聽納忠諫躬覽題奏持此不懈可幾堯舜臣愚過慮正始猶易保終實難若內養弗深外資弗博銳志少懈慾心漸滋有初鮮終古今大戒　上是公言下禮部三月御經筵禮部幷請午朝得如公奏後數年　上時召輔臣坐論政事閱章奏皆自公發之大臣顧畏　上英明一見即頓首伏地請退　上留再三又詔容臣等出議上　上每退歎息公在吏部偘偘持正論會修　憲宗實錄充副總裁再請解部事專史職不允未逾年又辭且請老曰吏部進退百官衆怨所集尚書王恕尚不免人言況臣迂踈宜亟退

安得不爲上所

上不許公請老益力乃以本官兼詹事丞專職史館而以張莊簡代公云公嘗曰國可滅史不可滅靖難後不記建文事遂使當時朝政與方黃死事諸臣皆闕落無傳及今蒐采猶可補輯　景帝已正位號　英宗實錄標目猶書郕戾王削宜改正凡疏留中者即忠言正議國家大政事例不得登實錄宜宣付史館以備遺忘疏具病不果上卒謚文懿後二年實錄成始贈禮部尚書公孝友方正與人交篤於信誼居常恂恂若不出口至論事辯是非毅然不可屈博學多識文詞淳雅五經四書時有獨見不泥古說錄爲私抄凡數百卷弟守阯南吏部尚書從弟守隨掌大

理寺事、工部尚書、謚康簡、守偶、廣西布政使、二子、茂元、刑部侍郎、茂仁、四川按察使、皆能濟美、克世其家、

太常卿張公　　事　裕陵　茂陵　泰陵

公名元禎、字廷祥、南昌人、天順四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編修、　茂陵即位、未幾、與時宰議不合、請告歸、家居二十餘年、益潛心理學、名益高、廷臣交薦、弘治初召修　憲宗實錄、進左贊善、錄成、陞侍講學士、去南京、乞歸養母、家居者又九年、以修　大明會典、衆交薦之、召爲副總裁、陞翰林學士、日講、　泰陵知公名、特聽公講說、母服闋、又交薦、進南京太常卿、修通鑑纂要、又召爲副總裁、改太常卿、

兼翰林學士日講官起居注東宫講讀未幾掌詹事府管内閣誥勅疏勸經筵講太極圖及西銘諸書東宫講孝經小學上欣然嘉納亟索太極圖觀之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公貌癯然纖弱而剛果之氣不可屈好面折人過交陳選羅倫陳獻章皆以正學相規切

光祿卿陳恭愍公　　李　裕陵　茂陵

陳選字士賢浙江臨海人端慤寡言潛修獨詣唯以古聖賢爲志天順庚辰試禮部嶺南丘濬得其文曰此古君子也寘第一及相見而貌不揚濬曰吾聞荀卿云賢聖無相將無是乎授監察御史會修撰羅倫論大學士李賢起復

謫官公抗疏直之出按江西風紀大振布按長貳謁每易
素服以入公曰此非憲綱體也人臣覲君服必視其品顧
獨殺於御史前乎於是皆動色相戒不敢犯已督學南畿
念學者不修實行而競爲浮詞取科第力欲變其故習校
士一以德行爲本試卷明列諸生姓名不爲彌封曰吾且
不自信何以信於人邪條冠祭射儀令諸生以時肄之每
按部就此學宮徐行嚮觀周旋磬折絃歌籩豆古風郁然
前後三張變色之言不施於衿佩而成就興起至不可縷
數論者謂自盧陵孫公以來一人而已成化初遷河南兵
備副使尋改提學其設教亦如南畿會侍奄汪直被命巡

郡國都御史以下咸匍匐趨拜公獨長揖直怒曰爾何官敢爾公曰提學直愈怒曰即提學寧大於都御史邪公曰提學非都御史比但宗主斯文爲世表率雖死不可屈節直見公詞氣嚴正而諸生且集署外不可犯遂改容曰先生無公務相關自後不必來公徐步而出尋轉按察使釋繫囚除苛細凡諸宿弊一切罷去獨於贓吏不貸自是官屬斂戢未幾聞母喪即日奔歸士民泣送者數千人立一祠祀之服除擢廣東布政使時嶺南苦中人椎剝公嚴條約罷和買減徭役爲惠養計會肇慶大水公具災傷狀不待報輒發粟賑之市舶太監韋眷專恣勒富民供辦公奏

減其數眷復縱黨通番番禺知縣高瑤發其贓鉅萬都御史宋旻不敢詰公獨移文獎瑤番人馬力麻者貿貨海戶詭稱蘇門答剌國貢使眷利其珍奇將許焉公發其僞逐之又有撒馬兒罕使臣泊六灣還國枉道至廣謂將往滿剌加市狻猊入貢公上言此西域賈胡借以牟利耳使墮其術必為安南諸夷笑不報眷知中官咸疾公乃誣搆公黨比高瑤和同貪墨　上怒遣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巡按御史徐同愛鞫之行同愛畏眷不敢反異復賂公所黜吏張聚令誣挑公聚不從行等阿眷執聚拷掠聚曰死即死耳安敢以私憾滅公義陷正人也行等羅織無所得乃誣

公矯制發粟、曲庇屬官、論罪當徒、奏入、　詔奪公官、遣錦衣逮公、士民數萬人號泣遮留、以衞士辟除、乃得出省城、至南昌疾作、卒於石亭寺、時年五十八、友人張元禎殮以疏糲、或咎其薄、元禎曰、公平生清苦、殮以時服、公志也、張聚乃上言、（公事未詳者皆于疏中發之）臣聞周公元聖、而四國之謗、乃致上疑於其君、曾參大賢、而三至之言、不免搖惑於其母、豈成王之不明、參母之不親哉、凡以口能鑠金、而毀可銷骨也、　陛下明並日月、恩同父母、詎圖怙冒之中、尚罹屈抑、覆盆之下、復有沉冤、竊見廣東布政使陳選、少崇正學、夙抱孤忠、子處羣邪之間、獨立衆憎之地、太監韋眷通番敗露、知縣高瑤

按法持之選。今文嘉奬以激貪懦固監司之體也奈何宋旻徐同愛怙勢保姦首鼠兩覦以致眷横行胸臆汚衊淸節熒惑　聖明勘官李行承眷顧指鍛鍊成獄竟無左驗臣本小吏以詿誤觸法爲選罷黜實臣自取眷妄意臣必憾選以厚賄啗臣令扶同陷選臣雖胥徒安敢欺昧心術顚倒是非眷旣知臣不可利誘乃嗾行等逮臣於理獮日拷掠身無完膚臣甘死籲天終無異口行等乃依倣眷語文致其詞劾選勘災不實擅便發倉曲庇屬官意圖報謝是毀共姜爲夏姬訴夷齊爲盜跖也頃年嶺外地震水溢漂民廬舍屬郡交牒報災老弱引領待哺而撫按蕭泉若

罔聞知選獨抱隱憂食不下咽謂展轉行勘則民命垂絶所以便宜議賑志在救民非有他也選素剛正不堪屈辱乃爲勘官凌侮憤懣成疾旬日而殂李行幸其就死不爲（爲緇衲者濱吏人）醫療又潛遣養子密報選死於眷以快其忿宵人佞毒一（此疏亦知還否）至于斯司寇之屬要在詰奸刑暴安取此輩爲也夫選砥節奉公横罹讒構君門萬里孰諒其冤臣以罪人擯斥田野秉耒自給百無所圖敢冒死披陳甘心鼎鑊者誠痛忠廉之士銜屈抑之冤長讒佞之奸爲　聖明之累也奏入不報第以他事罷眷鎮守弘治初工部主事莆田林沂疏雪公冤　詔復官禮葬正德中追贈光祿卿諡恭愍初公

倣范文正公置田百四十畝祀先周族名思遠莊迨卒族以公甚貧舉田還其子𧧑𧧑不可曰先人行義𧧑取而私之獨不愧乎人謂公有子云

太子太保吳文定公 事 成陵 泰陵 康陵

公名寬字原博長洲人成化八年進士第一人時年三十八公爲諸生時有文行卽負重望徐武功嘗稱吳生館閣器歲貢入太學張汝弼尤奇公歷官翰林坊詹侍東宮宮中侍豎不欲 太子近儒臣數移事閒講讀公率宮僚上疏曰仰惟 東宮講學寒暑風雨則止朔望令節則止一歲不過數月月不過數日一日不過數刻况又間

有推移將或罷歟古人八歲出就外傅欲離近習親正人也借曰習讀於內終不若就傅於外　上嘉納公進講開雅詳明意存規諷至理亂邪正安危之際尤反復朗誦弘治十七年　孝肅太后崩議祔葬廟禮先是成化四年孝莊睿后崩中外藉藉言周太后萬歲後葬　裕陵祭睿廟禮皆如適至謚稱睿皇后與孝莊同輔臣覺其誤又未敢顯言　詔禮官議議未能決賴　上仁聖張主綱常再三召輔臣密議便殿悲愴感悟必欲如禮又下議廷臣公以掌詹事與議衆促公言公出揖衆議臣曰魯頌美姜嫄閟宫春秋考仲子之宫皆別廟漢唐來皆然至宋始有並

祔者其禮已謬然皆諸帝繼室作配天子非後世子孫嗣承帝位尊崇所生者惟宋李宸妃歿仁宗傷痛始追尊祔祭非禮不足為法衆議臣皆是公言定議上 上喜曰太義深恩並行不悖改稱 孝肅太皇太后祀之奉慈殿奉慈殿者在奉先殿西 上初建奉祀 母孝穆太后令稍展其制中室奉 孝肅左奉 孝穆嘉靖初右奉 孝安邵太后公忠信宏厚廉靖方嚴好古力學文翰淳美以禮部尚書掌詹事府卒贈太子太保謚文定王文恪公稱公文不事追琢而體裁具存外若簡淡而意味雋永明典文士獨推西楊有典則公無愧焉

鄭端簡曰、 太祖曰吾取士欲得經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者此十君子可以當之行誼足以師人文章足以華國問學足以明道才諝足以濟務隱約足以激時所謂先進於禮樂者非歟嗟乎吾不得而見之矣十人李時勉陳敬宗魏驥吳訥葉盛楊守陳張悅謝鐸章懋并公也

太子少保邵文莊公　事　茂陵　泰陵　康陵

公名寶字國賢無錫人成化二十年進士初知許州弘治七年入戶部爲員外郎郎中歷按察副使提學江西累官臬藩長、 正德四年陞副都御史總漕巡撫江北公有儒

瑾在江淮不事赫赫漕大小將校皆嚴憚未幾事忤逆瑾瑾又惡平江伯平江伯者漕帥也事連公瑾益怒禍且不測長沙力解得致仕瑾誅起巡撫貴州陞戶部侍郎公故熟知戶部程法見財用渴耗心憂之七年請養母歸十四年陞南京禮部尚書辭嘉靖初再辭詔特與終養母服闋請致仕不允卒贈太子少保謚文莊公質性淳懿問學該洽孝親收族奬誨後進應務之才細巨皆適所著學史簡端錄二書巡撫吳廷舉上于朝

太子少保傅文毅公　　　　茂陵　泰陵　康陵

公名珪字邦瑞清苑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庶吉士授編

修弘治十三年陞左中允正德四年逆瑾惡翰林不附巳

矯旨大明會典文訛外奪預修者官公降修撰瑾敗復中

允五年以學士陞吏部右侍郎明年轉左尋陞禮部尚書

常是時　康陵好佛自稱大慶法王外廷雖聞之而無徵

俄內批禮部番僧請腴田千畝爲大慶法王下院乃書大

慶法王與　聖旨等公佯不知執奏執爲大慶法王者敢

並至尊書褻　天子壞　祖宗法大不敬詔勿問田亦竟

止寵伶臧賢請改牙牌公曰優敢亂　祖宗法邪臧又欲

改教坊司印公曰優敢亂　祖宗法邪皆格不行時流賊

亂中原太監陸誾總軍容征久不捷諸內臣又立監鎗名

盡出後曹內臣統軍下廷議衆莫敢先發公奮曰兵老民疲賊日熾以冐功者冗債事者漏罰失將士心今賊在郊圻肺腑間民罔然思亂禍在　宗社旦夕吾輩死不贖責諸公尚首鼠耶疏上竟遣監鎗諸內臣俄有旨令公致仕杜門謝客及卒遺命無請葬祭嘉靖元年理守正文臣贈太子少保謚文毅公朴端簡諒自檢甚嚴孝友之行孚於鄉州

尚書陳公　事　茂陵　泰陵　康陵

公名壽字本仁新淦人戍籍遼東成化八年進士弘治元年以都給事中陞大理寺丞御史爭寺丞劾公吏部尚書

三原王公言壽廉正稱執法吏改南光祿少卿歷卿南鴻臚十三年歷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十六年陞南京副都御史正德元年南京科道劾逆瑾被逮公抗疏救諸言官瑾怒奪職八年薦起巡撫陝西未幾遷南京兵部侍郎九上疏乞休陞南京刑部尚書致仕初壽在科萬貴妃寵族人横甚中官梁芳又結妖僧繼曉公疏論繫詔獄得釋在榆林會火篩入寇出奇兵却之加俸一等既歸田杜門謝客陝西鎮守內臣廖鑾暴虐吏民楊文襄公言公忠鯁輕去就宜起公撫陝公至陝鑾畏歛戢比公去陝人號哭擁公不得行公卒久之都督楊宏陝人也上疏言壽仁廉恤下

知兵能遏虜請卹其後公歷官四十年大半在散地食祿任事不久而廉名最著老無所歸諸子旅寓飄泊公殁不能葬父之親舊相周僅歸其喪公爲言官時直論時政得失不彈劾人曰吾父誡我勿作刑官枉人若言官枉人尤甚吾不敢妄言父戒公曰宋王素爲諫官言人材難得無事之時當爲朝廷愛惜程明道爲御史告君曰使臣拾遺補過則可若搜索臣下短長以沽直名臣不能也本仁得之矣

尚書謝文肅公　事　茂陵　泰陵　康陵

公名鐸字鳴治浙太平人天順八年進士成化元年授翰

林編修、校勘通鑑綱目、因上封事言講學圖治、十二年進
侍講、未幾請告、弘治元年、薦起修實錄、三年、陞南國子祭
酒、上修明教化六事、明年致仕、又累薦、十二年、家拜禮部
侍郎、掌國子祭酒事、力辭不允、公先後在國學、律己率人
嚴、立規約兩監中、故有羨金、公盡籍於官、均贍僚屬、構書
樓東西、庋諸經史、刻北監廟街湫隘、益市地、闢其斜側、又
市廬舍三十餘區、居博士、助教、諸學官、諸生貧者贍給之
者聘礎、皆出羨金、不妄費一錢、請從祀楊時、十六年、預修
通鑑纂要、是歲請致仕、特賜告、正德三年、瑾勒致仕、五年
卒、年七十六、贈尚書、諡文肅、鄉人方正學殞身滅族、沉埋

百年公不避忌諱收綴遺文行于世所著有桃溪集續西山讀書記伊洛淵源續錄元史本末宰輔沿革國朝名臣事略尊鄉錄赤城新志忠諫錄祭禮儀注公嘗曰我　太祖有度越歷代者五事攘克夷狄收復諸夏也肇基南服統一天下也威加勝國鋒刃不交也躬自創業臨御最久也申明祖訓家法最嚴也

都御史熊莊簡公　事　茂陵　泰陵

公名繡字汝明道州人成化二年進士爲御史坐事謫淸溪知縣累官都御史巡撫延綏操勵潔廉饋廩有羨不入私室叅虜三年不大入塞憂去起拜兵部侍郎歷兩廣右

都御史逾年召入南臺正德三年中官李榮忽傳旨熊繡
致仕公屏居山中斷絕書問生事蕭條俯仰益困公卒長
子巳夭繼子又夭巡撫秦金爲請于朝贈南刑部尚書明
年太僕少卿何孟春上疏曰竊見故都御史熊繡事母能
孝事兄能友居貴能貧居常能儉敭歷中外四十餘年守
法狥公稱賢嫉惡不邀時譽不狃近功言無爽於屬垣行
弗虧於顧影往年都御史戴珊張敷華卒其門生屬吏子
孫咸請易名土事張鳳翔孔琦卒鄉人請卹其家 聖朝
表勸清賢不吝恩澤繡才節操履無讓珊等賜諡卹孤惟
宸衷軫允幸甚 詔給繡繼子子端米月一石諡莊簡時

右工部侍郎潘禮歸德人清廉恬退未老乞休弘治間年八十一巡撫韓邦問疏言禮歷官居鄉益堅晚節草廬蔬食不求安飽　詔給米月三石南工部尚書胡拱辰淳安人著勞績晚益清謹弘治間御史上其貧薄特給輿廩正德初遣行人存問年九十二贈太子少傅謚莊懿邦問亦仕至尚書致仕年九十二卒仁和有王琦字文進舉人乙榜授汝州學正歷御史山西僉事提學改四川乞致仕歸清介自持不治生產冬大雪偃臥不能出門戶或唁之曰吾求無愧於心耳雖飢寒無不樂也天順間竟以飢寒卒臨潼李崙字世瞻篤實莊重雖祁寒暑雨手不釋卷成化

六年進士歷知廬州府陞河南叅政淸愼絕俗吏事克修卒之日貧不能葬妻郝不免飢寒守臣爲奏 上得給米終其身沙河朱裳字公垂正德九年進士少勵淸節貧固裕如也提學御史顧潛知裳檄府資裳學京師裳不受躬自炊汲爲御史寒約如故巡按山西山東有風采人稱裳爲長齋御史爲登昌知府歷浙江副使福建按察使浙江布政使副都御史治河乞歸再起治河卒淸堅自信士類其廉民懷其惠饒州孫需字孚吉成化八年進士歷官南京吏部尙書守法畏公議白首淸風翛然不滓雖不能發揚功名有赫赫之譽顧正德間大臣多揞克回遹觜獨以

廉約稱、卒、贈太子太保、諡清簡、絳人陶琰、字廷信、成化十七年進士、歷仕至都御史、三理漕事、嘉靖初爲工部尚書、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乞致仕、加太子太保、歸、琰宏才偉度、累試繁劇、鄖國勤民、勳著聲績、中忤權倖、屢進屢退、方毅直亮、喜慍不形、自奉儉節、每飯一蔬、徵行罷歸、蕭然行李、三竹笥相隨者數十年、卒年八十四、贈少保、諡恭介、子滋、正德九年進士、爲武選郎中、論大禮、謫戍、

祭酒魯文恪公

事　泰陵　康陵

公名鐸、字振之、景陵人、弘治十五年進士、庶吉士、入翰林、閉門斂跡、不事交遊、爲編修、益沉潛學問、不專爲文詞、歷

清不愧其名

司業祭酒端飭自勵日危坐焚香讀五經四書不肯言人短長及時政得失虛心約己清慎不渝屢請告屢起屢歸孳情鄉慕益競持名節嘉靖初交薦不起卒年六十七謚文恪

副使邵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邵清字士廉江寧人甫三歲母疾革罷公別室哭不已謂家人曰死者吾母也毋俾我一覩聞者哀之爲弟子員即以文行爲當路所推許屬領　制諸郡京兆冀公綸欲以此膽公擇維揚邏司委之公辭不往弘治壬子領鄉薦明年授江西德化學諭正己率人流俗閒遺無敢及門者乙

卯秋主山東試去取咸自主事竣就道有謁贄者拒不受滿九載留於家督學邵公寶巡撫林公俊累疏薦公吏部移文趣行十月詣部試第一太宰馬公文升都御史戴公珊廉公賢授山西道監察御史委督潞橋撫分公痛革宿弊奸無所容近侍滿敬陳寬託院堂相囑不少貸正德改元以公督皂禁諸役原額百名外院長及年深御史用之公悉罷以應役戚畹張延齡奏人負務若干緡得 旨追給公曰御史執法之官豈爲人索私負者耶駙馬崔公都御史張公咸以爲囑公不從隨進二疏一崇大信以全國體一停織造以清鹽法所論劾皆中貴人下戶部議行土

月按鹽長蘆兼理河道公覈餘鹽革買補恤竈丁禁應捕勢豪鹽商廩廩重足立貪吏多棄印綬去自天津抵濟寧一路夫力公壹意節縮約省千餘金逮諸姦豪倚戚宦爲窟者論如律權倖及中人多不利于是馬永成家僮及諸賈人合謀妄奏逆瑾因遣官校逮公枷於午門下家人泣公慰之曰我非自敗名節以辱先人至此況得失在我何哭爲抵家杜門屏居灌蔬課子而已瑾怒未釋擿公所陳停布疋疏罰米一百石及保舉都御史雍泰罰米二百石瑾伏誅都御史李公充嗣巡按王公完交薦嘉靖癸未有雲南僉憲之命公至任適巡撫王啟惡臨安推官江魚賍

千戶龔勝愬魚欲坐以貪淫黜之公知其誣擬以公罪還職王大不悅後巡歷新建諸寨繕兵旅修城垣來商賈疏溝洫為久遠計滇南多珍奇所入廩祿柴薪而已比齎賀詣京行李圖書之外無一長物事竣回滇分巡洱海會恭議趙淵往勘武定土官約敕甚嚴下至胥吏輿臺一無所染夷人悅服後以覲祭當詣闕報即南家居逾時見山桂公重其名檄取赴京公以疾辭（方相薦公尚留意人才如此）已丑冢宰西樵方公檄如期赴選補廣西分巡桂林後改左江兵備忠州龍州上官罪惡日甚公不動一兵而坐擒之疆圉晏然撫巡以公清苦之節明敏之才方倚重之而公業倦遊矣上書兩乞休

乃得請歸無室廬依外氏以居日中或未舉火意豁如也督學御史林有孚往訪之笑語移時貧無茗具可設林歎息而去宗伯霍公韜以沒官田餽公力郤之丙午秋年八十而歿陳公鳳贊曰嗟嗟介士邦之司直可賤可貴簞篡必飾萬里來歸蓧茲固窮蕭然素業逖矣高風

中允景公

事　康陵　永陵

景公暘字伯時少產揚之真州尋徙居金陵爲人器量弘雅凝然負公輔之望數歲時隨父官廣州劉大夏見其文異之曰此國器也正德戊辰舉進士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時逆瑾亂政挾勢凌轢朝士見者靡不重足屏氣其不

爲阿者賜及何瑭崔銑呂柟也在館職以不獲裨補時政
居恒深念作自罰一篇其詞曰凡受職於　天下若臺閣
省署藩臬郡邑以及百執事咸有常職晨興而夜寐終日
業業以從事也尚慮其有遺若謬焉者不若是曰不職而
有罰罰且弗測又不容以綴也而忝是職者必自責自將
於勤慎所以補過也雖至蹇劣亦不敢不然女雖職　天
子近侍在古六太之列然史局不責以史事經帷不責以
進講既不得成啓沃開導之益與磨研編削之功而退復
不束修自厲而恬享大官之賜美服而安坐於心能自寧
乎古稱竊位蓋近是也已夫語弗慎爲誇爲毀譽爲誕爲

凡近為諂為易為餂為諆行已弗慎為矜為貪墨為放縱為邪淫為率易為苟且為側媚為薄居家弗慎為兄弟妻媵女凌童僕輿皁里閈昏姻女欺而又弗勤於誦覽書史精研義理以博所見聞則人將鄙之而於自居亦甚卑矣古人云一事不知儒者所耻能無怍乎凡此皆女之職也女欲自立於兩間而不負　天子顯用之意能弗勤乎非子曰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言不可不豫也況女又將有臨事之責也女能弗豫已乎百司執事皆有警罰女縱不及於是如百司執事寧不愧于人非鬼責乎且又安能終保其不女及也其刻意自勵如此父之為

講官當進講必越宿齋沐覬有所感悟九年遷國子司業以資當進侍讀梁儲曰成均爲多士範非君不可賜門朝廷官人敢自擇邪於是六館諸生人人以爲得師二年請養而南改左中允管南京國子司業事時南方士競便利賜於請託壹切謝不行士習稍正與諸生講解寒暑不輟典籍餽廩私盜以俾後知之歸其盜曰吾雖貧何相賊也辛巳以母憂去位甲申服除北上行至眞州病卒易簀之地即其懸弧處也人咸異之賜爲人篤於孝義母目盲萬方療之不愈旦夕禱於神一日雙瞳炯然舊疾如失人稱其孝感云姊早寡奉與母居爲嫁娶其子女使得所友人

張貢見賜女欲與婚未聘也貢尋卒賜哭曰曩業心許之恐負吾亡友乎卒召其子妻之居官清約過甚不異布衣時每升監乘一牝羸蹀蹀行旁觀者率不能堪賜自若工行書尤善小篆與國初周伯琦埒至今人藏之以爲榮爲文以意勝耻事鈎棘詩蕭散有致嘗曰詞貴其達若以摹擬爲工按古人之跡尺尺寸寸務求肖似何以達吾意哉識者韙其言所著有前谿集若干卷行於世

論曰賈生爲傅不得職至哭泣以死古人之不苟於其官如此史秩近世視爲冷局類以翫愒自放而賜爲詞以自魁責何其厚也乃若處高爵膴仕略不以國安危爲念而唯身家是

嘗聞賜之言可以愧死矣

尚書嚴恭肅公　事　承陵　郭燮　定陵

嚴恭肅公清字直甫號寅所其先五代祖名子徽者自浙之嘉興徙居滇父鉞生四子公最少而嵬嵬奇悟鄉先達光祿施昱擇壻得公以女妻之嘉靖癸卯舉於鄉明年成進士除富順尹富順故劇邑或以詶公此未淬之劍而輕斬蛟斷犀耶公謹謝曰小子何敢抑余劍也乃方在冶中惟工之所鑄而擇利可乎至則能聲丈騰以救荒課為天下最丁母憂再除邯鄲其治如故擢尋入為工部屯田司主事歷員外郎郎中督修外城及　九陵皆斤斤謹出納

侵牟吏胥手所省費以巨萬巳工成當叙陞公辭不受受加俸丁父憂復除兵部車駕主事出知保定府居保定三年課復最歷陞易州兵備副使陝西參政四川按察使卽其地轉右布政使所至自撫按特舉及兩京臺諫會舉不下數十疏隆慶戊辰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尋改四川公故川吏知其民所疾苦乃具籍川課之當輸京者議割二十萬金就近改給陝西軍餉罷郡縣卒之團操成都擾民者貢茶入邊則爲定限額數額外不得浮一人他約束一切以惠利爲本而痛持豪家猾吏以法以是士大夫譽誹常參半而內江趙文肅公獨深知之會有以流

諮諏公當落職趙公力爭得　予告候調五年起督鴈門關不果改貴州入爲南大理寺卿尋改北歷刑部吏部右侍郎陞刑部尚書　上之知公自其在刑部能執法不撓權勢始旣柄用典銓則日夜討攷事論官材承椽以下皆親爲標異楊遵彥之默識黃次公之至精不能絕也上孳孳以太平屬公且未艾而公病歸矣歸之日　遣使慰勞仍賜馳傳以萬曆庚寅卒於家公性檢厲勤於事其操行嚴於飭合辭受尤廉廉所居官身自與僮僕食麤衣敝蕭然也橐中裝雖圖書琴鶴不敢取諸人　劉王蔡公使使致扇餌微餉不受初拜尚書貧不能具服色束素犀

帶以　朝其輩或指戲之公釋褐時珧珥七品帶故在耶

公笑曰不然夫犀帶不裝金安知非玉吾顧恐難爲上耳

公藹然長者色溫氣和人無賢不肖貴賤皆禮接之其亭

法處議本人情計久遠無觭岸峻物之行譊咋抵掌之談

以故　明主眷遇尤渥而海內至今稱大人之能安國家

鎮雅俗者必首公云

侍郎程公　　李承陵

程公文德字舜敷嘉靖己丑進士方　上臨軒策士覽公

對嘉之　賜御批擢第一甲第二人官翰林編修已坐同

官楊實卿封事下　詔獄謫信宜典史前後翰林三年餘

所獻　郊祀議、乞庶吉士上疏、慶雪頌、靈鵲詩、各一、　親蠶行再進內訓講章及四詩、　上嘗開無逸殿宴近臣公得與、上無逸講章、乙未、量移安福知縣、丙申、召為南京兵部車駕主事、轉員外郎、迎養歲餘、丁外艱、辛丑起復、補兵部車駕、轉郎中、屢上禦虜疏、甲辰、擢廣東按察副使提督學校、未上、擢南京國子監祭酒、庚戌、擢禮部右侍郎以外警奉　旨提調監督宣武門并相陵妃墳、壬子、轉吏部左侍郎、癸丑會試知貢舉、畢事、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教庶吉士例　賜帝社稷胙二、乙卯、將擢南京吏部尚書忤　旨、改南京工部左侍郎、辭謝有言疏職罷歸、公為人

博厚坦夷、不設町畦、聞甘泉湛冢宰若水明道術、走其門
未有得其後激於人言、卓立檢飭、斷斷必爲君子不忍以
世俗終其身、幡然變故態、視舊所爲如兩人嘗祭 長陵、
中道偶談 孝宗皇帝事、爲涕下悲不自勝見實卿封事
調停削名甚衆、批拷掠、無一語在廣中、舉何王金許之學
誨諸生、遷信宜學、建麗澤書院至安福行鄉約處里役推
强節用下士愛民、建復古書院兵曹嘗言車戰法多見采
行臨南雍、以體諸身者爲言、用情尚質而謙服習吏部嘗
考察京朝官、留意賢否、嘿有助益、詹事故事、養尊望而遠
外嫌、公聞兩直隸河南山東大饑、朝議開納而澤不速下、

爲計粟麥黍菽可勁食者稱其數請早入以期有濟上

從之南京冢宰之擬公苦親喪未舉也顧以得罪旣歸囊

無餘金

卷二十終